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飘 (上)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朱攸若 黄怀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飘（上）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朱攸若 黄怀仁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美)米切尔著;朱攸若,黄怀仁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5321-5702-0

I. ①飘… II. ①米… ②朱… ③黄…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9619 号

Margaret Mitchell
Gone with the Win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企鹅经典”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
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
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总 策 划: 黄育海 陈 征
责任编辑: 望 越
特约策划: 邱小群
封面设计: 索 迪

飘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朱攸若 黄怀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总 经 销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36.5 字数 795,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02-0/I·4544 定价:80.00 元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

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

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153
第三部	315
第四部	569
第五部	939
导 读	1154

第一部

第一章

斯佳丽·奥哈拉长得不算美，但男人常常还来不及端详她的姿容，就被她的魅力所迷醉，比如塔尔顿家那对双胞胎兄弟，就正是如此。她脸上鲜明地糅杂着两种物质，一种是来自母方的纤细，一种则是来自父系的粗犷。她母亲出身于法国血统的海岸贵族之家，父亲则是肤色红润的爱尔兰后裔。她的脸庞特别引人注目，尖尖的下巴，方方的牙床，一双浅绿色纯净的眸子，眼角微微翘起，长长的睫毛根根挺直，浓黑的眉毛成两条斜线，挂在木兰花般的白皙肌肤上——那是南方女人极为珍爱的玉肤，出门时要用面纱、软帽和手套保护起来，不让佐治亚州的灼热阳光把它晒黑。

一八六一年四月里的一天下午，阳光明媚。斯佳丽小姐在她爸爸那个叫做塔拉的庄园里，由塔尔顿家两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陪着，坐在走廊的阴影处，显得颇为妩媚动人。她穿着一身簇新的绿色花布衣服，裙摆展开呈波浪形，脚上配着一双绿色平跟山羊皮鞋，那是她爸爸新近从亚特兰大给她买来的。这身衣服把她只有十七英寸的腰肢——邻近三个县里首屈一指的纤腰——衬托得格外窈窕。一件巴斯克紧身上衣贴着一对隆起的乳房，使这年方十六的妙龄少女，看起来相当丰满成熟。可是不管她那展开的长裙显得多么端庄，她那梳得平整的发髻多么严肃，她那交叠着放在膝盖上的雪白小手多么文静，却还是掩饰不了她的本性。在她可爱而正经的脸上，那一双绿色的眼睛显得风骚、任性、充满活力，和她那淑静的举止丝毫不能相称。她的仪态是她母亲的谆谆教诲和嬷嬷的严厉管束强加于她的，那双眼睛才真正属于她自己。

双胞胎兄弟在她身旁一边一个，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脚上穿着高统靴，结实的双腿交叉搁着，眼睛禁不住玻璃窗高处透射进来的阳光，眯成了一条缝。他们在随意地又谈又笑。他们今年十九岁，身高六英尺二，骨骼粗大，肌肉发达，脸晒得黝黑，有一头深赭色的头发，欢乐的目光中透露出骄纵的神情。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外衣和芥末色马裤，看起来就像是难分彼此的一对棉桃。

室外，西斜的阳光照进院子里，把翠绿丛中的山茱萸树上的一簇簇白色花朵照耀得分外鲜明。车道上拴着两匹高头大马，毛色暗红，就像它们主人的头发。一群精瘦的、专猎负鼠小猎犬，在马脚跟前吵闹不休，它们不管两兄弟去到哪里，都追随在其身后。过去不远，躺着一只黑斑点的护车犬，它是狗中之贵族，此刻正把鼻子搁在前爪上，耐心地等它的主人回家吃晚饭。

两兄弟和他们的马、狗的关系，不但是亲密的伙伴，气质上也极为相似。他们都健康、年轻、无思无虑；他们都体态优美、情绪饱满、风头十足。两兄弟又像他们所骑的马一样，威风凛凛，不容触犯。不过，对于懂得如何驾驭他们的人来说，相处倒也并非难事。

坐在廊下的这三个男女青年都出生于庄园主家庭，从小就有人侍候长大，虽说养尊处优，却没有一点懒散和文弱的样子，这是因为他们长年在户外生活，很少在书本上面花费心思，所以都有乡间人活跃和强健的特点。他们这个位于北佐治亚的克莱顿城，不久前才建立起来。按照奥古斯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的标准，未免略欠文雅。南方一带的人生生活平淡守旧，对佐治亚北部的人不大看得上眼。可是住在北部的人对缺少教育的熏陶并不感到羞愧。对他们说来，要会种一手好棉花，长于骑马、射箭和跳舞，善于殷勤而温柔地护卫女人，喝起酒来又不失绅士风度，这些才是顶顶要紧的。

两兄弟在这些方面的本领，可以算得上出类拔萃，他们对于书本知识则无能为力，这也是众所周知。他们家拥有的财富、奴隶和马匹，在

当地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他俩肚子上的墨水，比起邻家的穷苦子弟来，却不免要相形见绌。

斯图尔特和布伦特此刻之所以百无聊赖地坐在塔拉的走廊里跟斯佳丽聊天，原因正在于此。他俩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出来，这是他们在两年内第四次被大学除名。他们的两个哥哥，汤姆和博伊德，原来跟他们在同一所大学就读，见两个弟弟不受学校欢迎，也不愿留在学校，便陪着弟弟一齐回了家。斯图尔特和布伦特觉得又一次被撵出校门，是一桩挺有趣的事。斯佳丽自从去年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中学以来，从没打开过书本，因而跟兄弟俩一样，只觉得这件事挺有趣。

“我晓得你们俩不在乎被学校开除，汤姆也不会在乎，”她说，“只是博伊德不知该怎么样？他有点儿想好好念下去。你们俩先是叫他读不成弗吉尼亚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和南卡罗来纳大学，这次又害得他读不成佐治亚大学。照这样下去他永远别想念到毕业啦。”

“噢，他可以到费耶特维尔去，在帕米利法官的事务所里学法律，”勃伦特漫不经心地回答。“再说，我们这次离校没什么了不起的，反正读不到学期结束我们都得回家。”

“为什么？”

“打仗呀，你真傻，现在随时都有打仗的可能，要是真打起来，你想我们还能留在大学里读书吗？”

“哪里会打什么仗，”斯佳丽不耐烦地说，“不过是说说罢了。喏，上星期艾希礼·威尔克斯跟他父亲还对爸爸说过，我们在华盛顿的特派员已经就南部邦联问题跟林肯先生达成了协议。何况北佬根本不敢和我们打。仗肯定打不起来，我已经听得腻烦死了。”

“仗打不起来！”兄弟俩愤怒地叫嚷起来，仿佛受了欺骗似的。

“怎么，亲爱的，仗是肯定要打的，”斯图尔特说道，“北佬就算不敢跟我们打，但是前天晚上博勒加德将军用大炮把他们从萨姆特要塞轰了出去，这样一来，他们再要是不打，就会在全世界人面前丢脸现眼。怎

么，南方邦联——”

斯佳丽撅着嘴，装出极不耐烦的样子。

“你要是再提起‘打仗’这两个字，我就走进屋里去，把门关上。我最讨厌的字眼就是‘打仗’，再就是‘脱离联邦’。爸爸成天不分早晚地谈打仗，来看他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口口声声萨姆特要塞、州权和阿贝·林肯，烦得我简直忍不住要喊叫起来！男孩子谈的也不外乎是打仗，要不就是他们的老营队。连舞会上谈的几乎全都是这些东西，真叫人扫兴！总称佐治亚州要等过了圣诞节才宣布退出联邦，要不今年的圣诞舞会就会给毁了。你只要再提‘打仗’两个字，我就马上进屋去。”

她这话是当真说的。谈话要是不以她为中心，她就会坐不住。可是她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却带着微笑，还特意让两个酒窝深深地显示出来，一面把乌黑的睫毛像蝴蝶的翅膀般映动着。果然，像她打算好的那样，两兄弟被她的魅力迷住，忙不迭地向她道歉，说不该惹她厌烦。他们并不因为她对打仗不感兴趣有所看轻她，反而更喜欢她。打仗是男人的事，她的态度正好是她女性气质的证明。

她既已施展巧计摆脱了打仗这个可厌的题目，便饶有兴味地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

“你们的妈妈对你们被开除这件事是怎么说的？”

两兄弟想起三个月以前被弗吉尼亚大学赶回家来的时候，妈妈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不由得露出难堪的神色。

“噢，”斯图尔特说，“她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今天一大早趁她还没起床，汤姆和我们就出来了。我们来到你这里，汤姆走到方丹家。”

“你们昨晚回家时她什么也没说吗？”

“昨晚还算运气。我们快到家的时候，妈上个月在肯塔基买的雄马刚好运到，家里闹得天翻地覆。那匹大牲畜——可真雄伟；斯佳丽，你得跟你爸说声，要他马上去瞧瞧——在到这里来的路上它把马夫身上咬掉一大块肉，还踩倒了我妈派到琼斯博罗等候火车的两个黑奴。就在

我们到家前不久，它简直要把马厩踢坍下来，连妈妈的那匹老雄马斯特劳贝里也给折腾得半死。我们进门的时候，妈正在马厩里拿着一袋白糖哄它，她干这种事可真有两下子。几个黑奴都远远躲开，眼球突出，吓破了胆，妈却毫不在乎地和它说话，让它在她手上吃东西，就像它是家里人一样。对付起马来谁也比不上妈。她一看见我们就说：‘我的天，你们四个怎么又回来啦，你们简直比埃及的瘟神还要坏，’那时恰好那马又在抬起后腿直喷鼻息，妈就说：‘快走开，没看见这宝贝儿又要耍性子吗？明天早上我再来对付你们四个！’这样我们就赶紧去睡觉，今天一大早就溜出来，只留下博伊德去对付她。”

“你说博伊德会不会挨揍？”斯佳丽和县里别的人一样，对小个子塔尔顿太太的作风不太习惯。只要这位太太认为合适，她就会扬起马鞭抽打她那几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

比阿特丽斯·塔尔顿是个忙碌的女人，她有八个儿女，上百个黑奴，有一大片很大的棉花种植场，还拥有本州最大的养马场。她脾气暴烈，那四个不争气的儿子一不小心就会惹得她火冒三丈。她从来不允许别人打她的马匹和黑奴，可是她觉得偶尔给她儿子抽上几鞭子只会有益无害。

“她当然不会揍博伊德。他是长子，长得又矮小，她从来不曾狠狠揍他，”斯图尔特说道，对自己六英尺二英寸的身材，很有点得意，“我们这才让他留在家里去跟她解释。天晓得，妈真不该再打我们啦，我们俩已十九岁，汤姆已二十一岁，她还把我们当作六岁孩子看待。”

“明天参加威尔克斯家的野餐会，你妈是不是骑那匹新买来的马去？”

“她是这样想，不过爸说那马太危险。再说几个女孩子都不肯，她们说妈至少得有一次坐着马车去参加宴会，像个有身份的太太。”

“明天最好不要下雨，”斯佳丽说，“这一星期几乎天天下雨，要是把野餐会搬到室内来举行，是顶顶倒胃口的事。”

“噢，明天会晴的，而且热得像六月里一样，”斯图尔特说，“你看那太阳落山的光景，我从没有见过这样血红的落日。根据落山时的太阳你准能知道第二天的天气。”

他们放眼朝天边望去，杰拉尔德·奥哈拉新近翻耕过的棉田一望无际。夕阳在弗林特河对岸的山背后像一团火似的翻腾下降，四月白昼的温暖渐渐消退，代之以一阵清新的凉意。

那年春天来得早，几场温暖的春雨过后，粉红的桃花一下子绽满枝头，河畔沼泽地里和远处山坡上，雪白的山茱萸一簇簇点缀其间。春耕已近尾声，似血的残阳给佐治亚红土地上新翻的田畦加深了色调。湿润而没有庄稼的土地，在等待着播种棉籽。道道犁沟的砂土顶端泛起浅红一片，而在它们的两侧，由于日光阴影的深浅不同，呈现出猩红、橙红和茶褐色。粉白的砖屋恰似红色海洋中的一个小岛，那海洋波涛起伏，波峰裂为碎浪的刹那间突然凝固，形成眼前的景色。这里不同于佐治亚中部的黄土平原，也不同于沿海种植场的黑土地带，在北部佐治亚逶迤的丘陵地带看不到笔直的长条田畦，翻耕出来的无数条曲线为的是不让肥沃的土壤被雨水冲刷到河床里去。

这里是天然的红土带，雨后血红似火，干旱时现出黄褐色的粉尘，是天底下最好的棉花地。在这片欢乐的土地上，有白色的房舍，宁静的田野和缓缓流淌的黄浊河水。还有最灼热的日照和浓密的阴影。种植场上的垦地和连绵不断的棉田对着和煦的阳光，安详而满足地发出微笑。它们的边缘是一片原始森林，那里即使在酷热的正午时分，依然十分阴凉。它神秘而略带不祥之兆。飒飒的松树似乎已耐心地等待了整个世纪，它用低低的叹息发出恐吓：“当心！当心！我们曾占用过你们，我们能再次把你们夺取回来。”

走廊上三个人的耳中，传来了嘚嘚的马蹄声、鞍辔上的铃铛声和黑奴们肆无忌惮的笑语声，那是在田里干活的人赶着骡子回来了。屋子里飘来了斯佳丽的母亲埃伦·奥哈拉轻柔的声音，叫唤掌管钥匙篮子的黑

女孩。只听那孩子气的女高音答应着“来啦，太太”，接着响起走向屋后熏肉储藏室的脚步声，那是埃伦去给干活回来的人发放食物，同时可以听见瓷器碰撞的嗒嗒声和银餐具的叮当声，那是塔拉庄园里管膳食的男管家波克在铺桌子准备晚餐。

这一连串声响，提醒两兄弟该是回家的时候了。可是他们害怕见到母亲，尽量赖着不走，一心盼望斯佳丽留他们吃晚饭。

“我说，斯佳丽，关于明天的事，”布伦特说道，“总不能因为我们在外地，不知道这次野餐和舞会，明晚就不该痛痛快快地跳一场。你大概还没有把所有的舞都答应跟别人跳吧？”

“为什么不？我全都答应跟别人跳了，我怎么会事先知道你们都会回来，我不能光为了等待你们两位，便去冒做壁花的危险哪！”

“你会做壁花！”两兄弟哄然大笑起来。

“得了，亲爱的。你得答应第一支华尔兹陪我跳，末了一支陪斯图跳，还答应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像上回一样，仍坐在楼梯口，叫金西嬷嬷再给我们算算命。”

“我不爱听金西嬷嬷算命。她说我将来会嫁给一个头发漆黑、髭须浓密的男人，可是我偏偏不喜欢黑头发的男人。”

“你喜欢红头发，对吗，亲爱的？”布伦特咧开嘴笑道，“好，快答应跟我们跳华尔兹并且在一起吃晚饭吧。”

“要是你答应，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尔特道。

“什么？”斯佳丽嚷了起来，她像孩子一样，听到“秘密”一词，马上就活跃起来。

“是不是昨晚从亚特兰大听来的消息，斯图？你要是指的那件事，可别忘了我们答应过要保守秘密的。”

“那是皮特小姐告诉我们的。”

“什么小姐？”

“喏，就是艾希礼·威尔克斯的姨妈，住在亚特兰大的皮特帕

特·汉密尔顿小姐——她是查尔斯和媚兰的姑妈。”

“噢，是她。我这辈子没见到过比她更傻的老婆子。”

“昨晚我们在亚特兰大等火车回家，她恰好坐着马车经过车站，看见我们就停车和我们说话。她告诉我们明天晚上在威尔克斯家的舞会上要宣布一件婚约。”

“哦，这个我知道，”斯佳丽失望地说，“就是她那个傻瓜侄子查利·汉密尔顿和霍尼·威尔克斯订婚的事。大家早就知道他们两人早晚会结成夫妻，尽管男方看来劲头不怎么大。”

“你说他是个傻小子吗？”布伦特问道，“去年圣诞节你还让他在你身边团团转来着。”

“他要缠着我转，我有什么办法，”斯佳丽不在乎地耸耸肩，“我觉得他过于娘娘腔了。”

“可是，明天要宣布的并不是他们俩订婚的事，”斯图尔特胜利地说道，“是艾希礼和查利的妹妹媚兰小姐订婚！”

斯佳丽脸不变色，只是嘴唇发白——就像一个人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受到猛力一击，一下子明白不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似的。她直愣愣地瞪着斯图尔特。他呢，从来不懂得体察别人的心思，还以为她是被这个意想不到的新闻吸引住了。

“皮特小姐说这事本来打算要到明年才宣布的，因为媚利^①小姐身体一直不太好。如今到处都在谣传打仗的事，两家觉得还是早点完婚的好，所以决定在明天舞会小憩时宣布。现在，斯佳丽，我们把秘密告诉你，你该答应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了吧？”

“我当然答应，”斯佳丽机械地答道。

“包括跳所有的华尔兹？”

“我都答应。”

① 媚利是媚兰的昵称。